



欧阳修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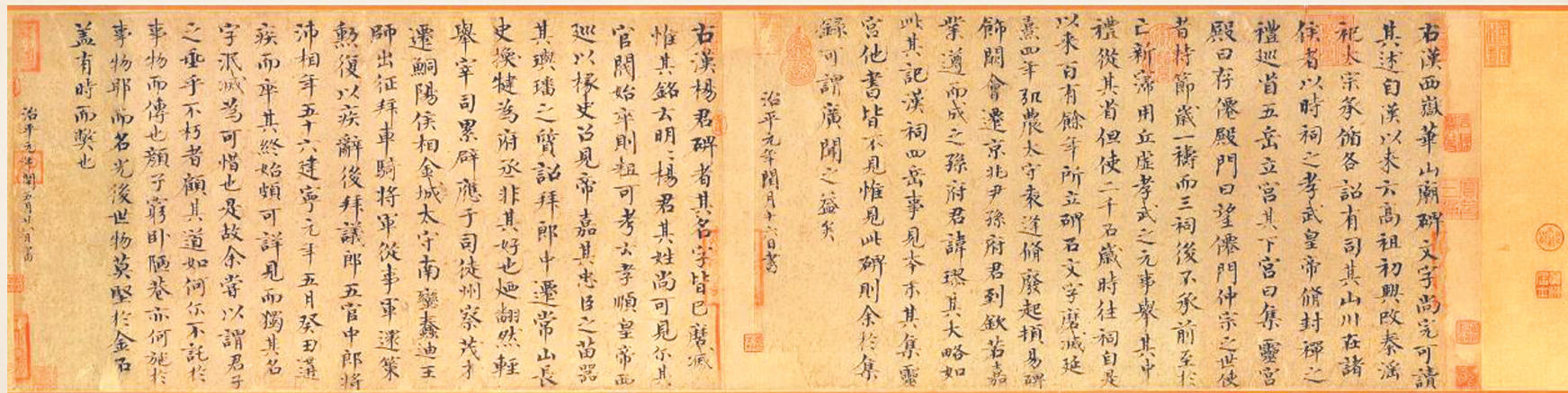
故宫的书法风流③

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宋代文人贬谪的高峰，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和艺术史创作的高峰。范仲淹被贬知邓州，写下了《岳阳楼记》；苏舜钦被开除公职，扁舟南游，旅于吴中，写下《沧浪亭记》；欧阳修被贬知滁州，写下了《醉翁亭记》。《岳阳楼记》《沧浪亭记》《醉翁亭记》，中国散文史上这著名的“三记”，居然都写于同一时期，而且都与贬谪、削籍这些倒霉的事有关。

欧阳修的醉与醒(四)

□祝勇

卓越的艺术，都是醉与醒之间的自由往返者。



《集古录跋》卷(局部) 欧阳修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贬谪地亦是精神再生之地

这些宋代文人的贬谪之地，也因此不再是他们临时待过的一个地方，而是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再生之地。欧阳修自号“醉翁”，苏轼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黄庭坚自号“涪翁”（黄庭坚另一号为“山谷道人”，是他在赴任太和知县时取的），都是以贬谪之地为自己命名，以此来表达对它们的纪念。这些贬谪之地、流放之所，也成了中国文学、艺术史上的圣地。

对中国现代作家，故乡是最重要的，无论来自绍兴的鲁迅，来自湘西的沈从文，来自呼兰河的萧红，故乡都是最重要的文学资源。宋代艺术家一生创作的原动力则来自贬谪之地，他们的故乡，如欧阳修的庐陵、苏东坡的眉山、黄庭坚的修水，却很少引起注意，对他们政治和艺术生涯的影响，也不及贬所。故乡是他们生命的原发地，贬谪之地却成了他们生命的“二级火箭”，直接决定了他们飞行的高度。

在贬谪之地，他们脱胎换骨，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。这是贬所的风水所养，是艰苦的环境所炼，也是他们的内心所修。

欧阳修在醉翁亭里饮酒，与此同时，在长江中下游的姑苏城里，他的好友苏舜钦也在沧浪亭里饮酒。那时没有手机，不通微信，他们却在酒的倒影里看见了彼此。这是一种别样的相逢，玉液琼浆，让他们身隔万里却心神相通。所以苏舜钦说：“觴而浩歌，踞而仰啸，野老不至，鱼鸟共乐”（觴是酒器，用来指代饮酒）；所以欧阳修说：“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”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；所以苏舜钦把《沧浪亭记》寄给欧阳修，欧阳修写下七言古体诗《沧浪亭》回应。最后几句，我以为是对他们心路历程的极佳总结：

崎岖世路欲脱去，反以身试蛟龙潭。
岂如扁舟任飘兀，红菖绿浪摇醉眠。

丈夫身在岂长弃？新诗美酒聊穷年。
虽然不许俗客到，莫惜佳句人间传。

散文笑傲古今是宋初文坛盟主

“若夫日出而林霏开，云归而岩穴暝，晦明变化者，山间之朝暮也。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，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间之四时也。朝而往，暮而归，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也。”（《醉翁亭记》）此等绝美文字，是欧阳修在滁州“修”来的。欧阳修不只“修身”、“修心”，还“修”亭。没有滁州，欧阳修就不会“修”醉翁亭；“修”了醉翁亭，欧阳修才会写下《醉翁亭记》；写下《醉翁亭记》，欧阳“修”才真正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“欧阳修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欧阳修要感谢宋仁宗，感谢贬谪，感谢他生命中所有的挫折。当然，他最该感谢的，是滁州。

他其实还应该感谢自己，因为他的精神世界，已经随着命运的变化发生了变化。滁州的欧阳修，已不再是汴京的欧阳修。搞艺术犹如谈恋爱，在适合的地点，在适合的时机，遇到了适合的人，才孕育出了这样适合的文字。

唐宋八大家，是散文的八大家。若说词，欧阳修不如他的晚辈苏东坡、辛弃疾有浩荡之气；若说书法，也比不上苏、黄、米、蔡。但欧阳修的散文绝对可以纵横四海、笑傲古今。唐宋八大家中，唐朝占两位，即韩愈、柳宗元；宋朝占六位，即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。这八位中，欧阳修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、一个关键性的枢纽。在他的前面，站着韩愈、柳宗元，他们破骛为散，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，共同倡导了“古文运动”，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，重视写真情感，强调要有“务去陈言”和“词必己出”的独创精神。欧阳修则把这样一种文体精神带入宋代，醉心于清新流畅、平易自然的风格，一个写作者内心世界的丰赡与深厚，是从文字里流出来的，无须靠艰

涩古奥、装腔作势的文句来吓唬人。写作者的内心深厚了，表达反而云淡风轻。

《醉翁亭记》里，我们看见了滁州的山水、云、树，也看见了欧阳修自己。

中国古典诗词曲研究家郑骞先生说：“上古以至中古，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。就像一个湖，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，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。而到了宋朝，这个湖才完全汇聚成功，唐时还未完备。”

假如宋代是一个大湖，欧阳修就是湖边的一个池塘，平静、深厚，不浮躁，不喧嚣，无风不起浪，有风也不起什么大浪。但韩愈、柳宗元的文脉流过来，汇聚到他这里，与山水风物相结合，与他的魂魄精气相结合，自成了一种气派，又经过他，分蘖出许多支流，让后人在最大面积上得到恩惠。宋朝的“六大家”，乃至宋初的文坛，欧阳修无疑是核心，是盟主，是灵魂人物。有他的招引，散文“六大家”才能齐聚北宋文坛，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最辉煌的记忆。

书法敦厚中见凌厉自成一家

南宋时，曾有人买到《醉翁亭记》手稿，发现文章开头曾用几十字描写滁州四面有山的环境气氛，最后全部涂抹掉，只留“环滁皆山也”五字，极其简洁有力，可见欧阳修把“务去陈言”落到了实处。

也正因如此，当宋仁宗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，苏洵携二子（苏轼、苏辙）入汴京应试，谒见当时已是翰林学士的欧阳修，欧阳修一见苏洵文章，就心生欢喜。第二年苏轼、苏辙、曾巩参加科举考试，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见到苏轼的试卷（因糊名制，阅卷时还不知考生名字），就眼前一亮。那一年，苏轼第二、曾巩第三、苏辙第五。

苏轼中进士后，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。欧阳修回信称赞苏轼文章写得真好，说读着他的来信，“不觉汗出”，感

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，还说“三十年后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”，意思是三十年后就没人知道我，只知道苏轼了。而王安石，是曾巩介绍给欧阳修，才步入北宋政坛的，王安石也说：“非先生（指欧阳修）无足知我也。”

可惜的是，欧阳修的墨迹，南宋人看得到，如今可见的，却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《灼艾帖》，辽宁省博物馆藏《自书诗文稿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《集古录跋》、《上恩帖》等，屈指可数了。

其中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《灼艾帖》，是欧阳修给长子欧阳发的信札。帖中“见发言”，不是他看见了什么，要发言，这“发”，就是欧阳发，“发言”，就是欧阳发说的话；“灼艾”，是艾灸，中医疗法之一，通过燃烧艾绒熏灸人体一定的穴位。《宋史》曰：“太宗尝病亟，帝往视之，亲为灼艾。”据介绍，“彼时，他听长子欧阳发说，故人有恙，曾经灼艾治疗，便书帖询问身体近况如何，并邀故人相见，当面一起聊聊天。”

有这么一段评述，深得我心：“这一卷《灼艾帖》，想必也是带着酒意写下来的。顿挫起伏，转折迂回，像风一样无形，像水一样波浪，绵如虬枝，细如卧蚕，豪气里带着柔情，从容里带着迫切，思相见，思相见，不知故人何时来。”

“书法上，他称不上大家。但年少时芦荻作笔，在地上习字，笃之弥深，也有独到见解：不能专师一家，模拟古人，而贵在得意忘形，自成一家之体，否则沦为书奴。”欧阳修书法，敦厚中见凌厉，练达中见机趣。苏东坡评说欧阳修书法时用了八个字：“神采秀发，膏润无穷”。一如他的散文，更如他的本人。

所以见欧阳修的书法，就像看见了欧阳修：苍颜白发，清眸丰颊，手执酒壶，坐在众人中间，一杯复一杯地畅饮，那么的烂漫自由。等酒壶里空了，起身欲寻，一个趔趄，碰落一树梨花雪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